

苍灵渡

苍 灵 渡

CANG
LING DU

首届网络华语新锐小说大赛
第一赛季 冠军作品

不可错过的一曲激昂战歌
沉溺三年的经典巨作终于浮出水面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天下尘埃

著

下册

一道天险阻碍圣驾回朝之路，
王师与逆贼两个同样优秀的战将倚水对峙，
一身银甲隔绝的究竟是归降的决心，还是身世的秘密？
一段埋藏了十九年的恩怨情仇，
终将再现苍灵渡……

无论命运如何安排
爱和善良却始终在渡口徘徊……



苍灵渡

天下尘埃

著

下册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苍灵渡 / 天下尘埃著.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552-6630-3

I. ①苍… II. ①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2582号

书 名 苍灵渡
著 者 天下尘埃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林祥
责任校对 耿道川
特约编辑 倾 墨
装帧设计 苏 涛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1
字 数 33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52-6630-3
定 价 99.80元(全二册)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 畅销·古代言情

目录
上册

第一章

沐小将军叫板树军威
安王世子出手惊天颜

1

第二章

血戟相向凌厉声恐吓
病儒榻上轻言说洋情

9

第三章

剽悍决绝下更真聪慧
两相比较中兼有怅然

17

第四章

倾城将军暗筹连环计
理屈安王劝降宿怨敌

26

第五章

同做一梦蹊跷有玄机
泛舟见莲心动生夺念

35

第六章

请礼两次被小姐驳回
为求良缘差王妃出马

44

第七章

旁敲侧击细说府中事
未雨绸缪设想拒婚逃

52

第八章

冲动之下一怒伤安王
情势不妙决然起逃心

61

第九章

双双奔逃千里躲安王
偏偏祸至望眼待公子

71

第十章

当玉佩扯莲命不该绝
博好感王爷精明大度

80

第十一章

渡口再相弃舍情择义
山寺两问卦命不可违

89

第十二章

温柔逼迫嫁人安王府
细述内因想博佳人心

98

第十三章

借说孩子美云屡劝说
柔陈缘由王爷坦心迹

106

第十四章

千般情绪终是放执守
百样思虑决然拒生子

115

第十五章

无奈认命敞怀再受爱
幸福短暂打击接踵来

123

第十六章

剑下救幼子心生决然
亲求回娘家口说恨意

132

第十七章

拒回府奈何步步紧逼
重唤爱怎知件件无济

141

第十八章

宁弃城不弃心上之人
想寻死难寻绝世之路

150

第十九章

夺妻之恨换杀妻之仇
水火不容成不共戴天

159

第二十章

贪玩公主大意掳敌营
俊美少主体贴俘芳心

168

第二十一章

假面下初识公主真心
真颜上不明少主假意

176

第二十二章

百合谷说花事知心动
通州城换人质陈心迹

184

第二十三章

一意代父出剑反被阻
多心铺垫后路非所思

192

第二十四章

公主雄心起欲劝归降
少主疑心生按下不表

200

第二十五章

设计谋明贺寿实刺探
同路行侃而谈观析人

208

第二十六章

王顾左右虚话实试探
醉翁之意假酣真盘算

217

第二十七章

杀关而过见少主锐气
试探失望让将军黯然

225

第二十八章

听话回话从来没便宜
孰真孰假始终不分明

234

目 录 下 册

第二十九章

叠泉关亲见双方暧昧
归真寺耳听精准算盘

245

第三十章

归真寺里假戏作真唱
百洲城下狐假借虎威

254

第三十一章

人见人爱小将军失落
虚以此行赵信使有悟

263

第三十二章

胆大手狠刀起人命绝
狡诈多谋发狠再相逼

272

第三十三章

欲知大祸临郑重相托
良机乍现间难以定夺

280

第三十四章

一时错临危不惧应战
立威名单枪匹马慑敌

289

第三十五章

绝杀沙场趁势驱秦军
隔岸观火出兵犹未决

298

第三十六章

斗秦军清尘设计重创
攻渡口安王险被射杀

307

第三十七章

伤世子退敌军反挨训
逼淮王斗秦虎保尊严

316

第三十八章

再丧儿秦阶誓灭沐军
逼过渡清尘智激安王

325

第三十九章

率性应承出兵示诚意
坦然卸甲事后悟奇谋

334

第四十章

顾大义中计毁营失兵
为大局断腕狠绝亲射

343

第四十一章

因缘巧合安王救广驰
深虑用心刺竹劝清尘

352

第四十二章

清尘诡诈步步逼底线
刺竹正直声声劝情戒

361

第四十三章

打算盘借端午邀龙舟
说左右言其他点虚实

369

第四十四章

对公主爱止步又不忍
面刺竹曾认识还似父

378

第四十五章

心急生恨初尘暗使环
气定神闲清尘明相让

386

第四十六章

割袍断义动情诉衷肠
感伤诉说恍然悟玄机

394

第四十七章

湿衣之举更坚心猜想
私密相谈初揭内中因

402

第四十八章

龙舟击鼓健美真壮士
山顶观景闲说非女儿

410

第四十九章

心照不宣人前唱双簧
胸有成竹面下摆明谱

418

第五十章

特许回转话中有暗示
人前奚落正好是由头

426

第五十一章

莫名之火两次白挨打
无妄绝念一心被情伤

434

第五十二章

换人质少主单身过渡
惜良才安王立意让婚

442

第五十三章

大敌临近沐家军两难
出兵与否安王各矛盾

450

第五十四章

真狂傲妙算计奇制胜
巧布局超常规快突围

458

第五十五章

守将贪财丢命失城池
淮王重亲偏心反成拙

466

第五十六章

再劝降依旧无济于事
欲承娶难猜心底所想

475

第五十七章

水中打斗险识别真身
月下行人方知晓假面

483

叠泉关亲见双方暧昧
归真寺耳听精准算盘

第二十九章

广阔的平原在两座耸立的高山前戛然而止，山前一条小道夹壁而过，站在远处就可以看见两旁山上的流水、飞瀑，溅起的水雾在阳光下折射出一道美丽的彩虹，给葱郁的山林平添了许多仙缈之气。

山谷里，一座青石砌成的堡垒拦腰切断小道，高不过三层，厚实而肃穆地立着，仿佛一座执刀的门神。

这就是进入百洲城的最后一道关卡——叠泉关。

过了此关，再走十里便是百洲城。

清尘的马慢悠悠地走着，刺竹默默地看着清尘，心里狐疑，这一关，他打算如何过？

终于在距离关口三丈的样子，清尘勒住了马，仰头望着关口之上。

山谷里空气潮湿，除了瀑布的水流声，四下静悄悄的，在这氤氲的安静之中，刺竹心里开始打鼓。

忽然，铁链声响动，关门竟然打开了，一个身着暗红色战袍的青年男子只身走了出来，步履飞快，带着欣喜，兴奋地喊道：“清尘——”

刺竹细细地打量他一番，男子约莫二十岁的年纪，个子高高的，体形有些像肃淳，但比肃淳瘦一点，显得干练。此刻他正满心欢喜地笑着，眼睛眨也不眨地

看着清尘，刺竹轻易地从他的眼神里发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味道。像痴迷，更像爱慕。

再看清尘，依旧面无表情，微微地眯着眼看了那人许久，才瓮声瓮气地问：“你爹不是有令吗？你是打算放我过去，还是不放？”

这个人是秦阶的儿子？刺竹吃了一惊，暗忖：秦阶四个儿子，他是哪个？

“放！”那人一把扯住了清尘的缰绳，笑着说：“在我这里，你想如何就如何！”

“你看都这时候了，不如在这儿吃了饭，睡一晚上再走。我都等了你大半天了……”男子拉着马，自顾自地朝关里走。

清尘回头看了刺竹一眼，什么都没有说。

刺竹踌躇着，想提醒清尘小心，不要被这人笑嘻嘻地哄进了陷阱，可话都到了嘴边却忍住了。他要干什么，清尘一眼就能看穿，可是清尘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永远都猜不透。刺竹寻思着，清尘如此鬼精，不可能如此愚钝，这里面定然有什么蹊跷，说不定清尘是想将计就计呢。这么一想，刺竹也就心安了，索性跟在后面晃悠悠地进了关卡。

一进屋，刺竹吃了一惊，满满的一桌菜，显然是早就预备好了的，分明不是两三个人吃的量。这礼节，似乎有些过了。再定睛一看，多数的菜都是蛋，有蒸蛋、煎蛋、炒蛋、卤蛋、荷包蛋，敢情是全蛋宴啊。

“这可是我特意为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男子笑嘻嘻地伸手就给清尘夹菜。

清尘皱了皱眉头，刺竹以为他会拒绝，没想到他飞快地塞进嘴里，仿佛没有咀嚼似的，就吞进了肚子。

刺竹愕然。昨日在他跟前清尘吃饭还细嚼慢咽跟个女孩似的，这会儿，全然都没了顾忌。他心里不禁狐疑起来，这个人到底是谁？跟清尘又是什么关系？清尘又是如何看待这个人的？

“你知道他是谁了？”清尘瞥了刺竹一眼，对男子说：“那几处的飞鸽传书，都到你手上了？”

男子微笑着点点头。

清尘嘴里含着蒸蛋，鼓着嘴巴问：“你不会是想杀了他吧？”

鸿门宴！刺竹心里咯噔一下，被吓得可不轻，要从这里脱身，估计没辙。

“我不杀他，”男子悠悠一笑，“也不绑他。”

“这么给我面子？”清尘笑着扒拉一大口饭，“你总是有办法让我开心。”

“我爹阻止他去见淮王是不对的，日后淮王知道了，说不定还会不高兴。不如让他去，不就可以知道淮王的真实想法了？”男子瞥了刺竹一眼，毫不避讳地说：“淮王如果要修好，那就只能俯首为臣，要是拒绝，淮王称帝也就指日可待了。”

“我劝过爹的，他不听。”男子看着清尘，低声说：“你不想淮王称帝的，是吗？”

清尘正夹菜往嘴里放，看刺竹一眼，说：“吃饭啊。”

“我知道你强闯常州城，估计饿了。多吃点。”男子无视刺竹，一个劲跟清尘说话，“你怕淮王登上帝位，我爹会清理沐家军？不会的，到时候你跟我走。”他看清尘的眼神出奇地温柔。

“你不吃是吧？”清尘有些不悦地说，“就你话多！”

“我好不容易逮着你说次话，你每次都来去匆匆的，今天要不是我准备好了，你又会推脱时间尚早，就要起程……”男子略微嗔怪道，“你呀，就是这么来无影、去无踪的，啥时候有时间，陪我去归真寺看看师父？”

清尘不满地瞪了他一眼，“知道了。不说了，吃饭。”

男子笑嘻嘻地端起了碗，眼睛却看着清尘，提着筷子半天不动。

刺竹纳闷地看着他们两个，一头雾水。归真寺三个字，如雷贯耳。这俩人似乎是师兄弟，师父是归真寺的僧人，是谁呢？这个男子似乎知道清尘许多秘密，他是秦阶的儿子不假，但是清尘对他却好像毫不设防，可是沐家军和秦阶那可是水火不容啊。俩人说话随意而且亲昵，就连神情都有说不出的暧昧，难道沐清尘有断袖的偏好？

“清尘，待会儿单独谈谈好吗？我还有点事想跟你说。”男子低声请求。

清尘想了想，没有回答。

“不耽误你的时间，只是一个提议，你考虑一下。如果真耽误了时间，我亲自送你进百洲城，他们总不敢拦我的……”

清尘狡黠地反问：“此话当真？”

“我秦骏说话，一言九鼎。”男子拍拍胸脯，随即笑着说：“尤其不敢诳你。”

“说。”

男子为难地看了刺竹一眼，“借一步说话。”

“就是你烦人！”话是这么说，还是起身走向屋外。两人在院落里低声说着什么，忽然清尘变脸了，断然大喊：“不行！”

“怎么就不行了？”男子虽然提高了声音，语气却仍旧很软。

清尘回头瞥了屋里的刺竹一眼，“我爹不会答应，沐家军谁都不会答应。”

“只要你答应，不就什么都结了。”男子还在争取。

“我不会答应的！”清尘愤怒地说，“什么狗屁提议！你再这样，我就不理你了。”

这话听上去好似一个任性的女孩在无理取闹，传到刺竹的耳朵里，周身都觉得怪异。再抬起头时，清尘已经沉着脸进来了，冲刺竹说：“吃完了没？走了。”

刺竹好不容易追上清尘，张口就问：“你是故意发脾气，好借故走掉的吧？”刺竹正自以为聪明地笑着，却看见清尘一脸铁青地瞪着自己，不由得愣了一下，“猜错了？”

清尘乜了他一眼，不屑开口。

刺竹想了想，沉声说：“秦阶有四个儿子，分别以龙、虎、豹、骏命名，秦龙惯用长刀，喜抢头阵，又名飞天龙；秦虎惯用大锤，所以又叫敲山虎；秦豹喜欢在夜里出动，诡诈多疑，所以绰号夜行豹。刚才这个该是秦阶最小的四儿子，号称探花郎的秦骏吧？人都说他饱读诗书，是四兄弟里面最有才华的，他的丹青笔力比功夫更出名，尤其擅长画莲，传言他笔下可生花，所以叫探花郎。”

清尘淡淡地看了他一眼，“行啊，知道得挺多的。”

“我只知道秦豹爱好收集美貌男子，没想到历无不良名声的秦骏也跟他那个三哥有相似喜好，真是让人扼腕叹息啊。”

清尘默默地看了刺竹一眼，没有说话。

“你似乎对他不反感？”刺竹的笑容背后，话语渐渐犀利，“沐少主与他的暧昧，是假戏还是真情呢？”

“他从来没有为难过我，更没有伤害过我。”清尘淡然地说，“就像你们以礼相待我爹，所以我特意护送你一程。”

真是会说话。刺竹在心里冷笑，“原来你跟秦阶及其四子，都有如此不一般

的交情……”

清尘转过头来，声音渐冷，“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

“沐清尘，你不要做戏了。”刺竹不客气地戳穿他，“在我面前表现得跟秦阶一团和气，是为了打消我们劝降的念头吧？可惜，破绽太多……”

清尘皱着眉头听完，忽然大笑起来，好半天才止住笑，“说你蠢吧，你还非要装聪明。说你聪明吧，你那些想法又太自以为是……”

刺竹终于憋不住叫起来：“我又说错了？”

“大错特错。”清尘正色道，“我跟秦骏的关系好，并不代表我跟秦阶以及他另外三个儿子关系好。你并不了解秦骏，他是秦家一个特例，他跟他们家所有的人都不一样。”

“那是因为你喜欢他，还是因为他对你的好而感动？”刺竹悠然一笑，尖锐地说：“原来你也喜欢男人……”

清尘脸色微变，却没有发作，顿了顿，低声问：“连你也觉得他对我很好吗？”

“只有瞎子才会看不见，但是瞎子还能听得见呢。”

听完这话，清尘缓缓地垂下眼帘，忽然长长地叹了口气。

刺竹心里忽地一动，从清尘的叹息里他似乎听出了一些歉疚的味道，隐隐之中，刺竹觉出有些不对。隋先生的话肯定是可信的，沐广驰从不与秦阶一桌吃饭，他们之间虽然不是仇人，却彼此非常不待见。原本刺竹就想过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劝降沐广驰。可是，这次眼见清尘和秦骏的亲密，刺竹的想法开始动摇了。他搞不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里到底有什么蹊跷？而此刻清尘的一声叹息，让刺竹更生疑惑，为什么会有歉疚？

清尘到底是因为秦骏对他好才不忍心，还是做了什么，自觉对不起秦骏？

难道沐清尘跟秦骏之间，确有暧昧？！

刺竹的脑袋快想爆了，还是没能想出个道道来，他正寻思着要怎样才能不露痕迹地问出点什么来，忽然想起一件事，“清尘，秦骏叫你出去说什么，是不是要收编沐家军？”

话一出口，便看见清尘瞪大了眼睛看过来，眼神中带着意外。

刺竹一脸茫然，不知道自己的话里有什么不妥。恍然间，他悟出这个问题似乎不该问，因为自己没有资格问。

但是，清尘愕然的表情却不是因为他的问题，而是……

清尘皱了皱眉，低声说：“你叫我清尘？”

刺竹如梦初醒，呵呵一笑，“我不是听秦骏叫得那么顺口，顺嘴就喊了出来。”

清尘嘴角一挑，淡淡地说：“我们似乎还没到这么熟识的程度。”

“那秦骏还是秦阶的儿子呢，他们跟沐家军又不甚和睦，我好歹不是你的仇人，大家混了几天也差不多了……”刺竹腆着脸笑着说，“叫你清尘，也不是叫不得的，是不是？”

清尘乜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你怎么跟秦骏关系那么好呢？”刺竹见他并不反感，趁热打铁地问。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清尘冷冷地说，脸一下拉得好长。

变脸了！刺竹赶紧转个话题，“你起先那么生气地拒绝，是不是他叫你带领沐家军投靠秦阶帐下？”

清尘眼底精光一闪，随即嘴唇微微一翘，淡淡地笑起来，“你不傻啊。”

“呵呵……呵呵……”刺竹只能干笑。

马儿缓缓地走在林荫道上，刺竹见清尘四下打量的悠闲模样，不禁有些着急。百洲城已经不远了，为何不快马加鞭呢？秦阶一路阻拦，又怎么能让他轻易进入百洲城？难不成百洲城守城门的又是一个秦骏？刺竹转念一想，沐清尘做什么都自有道理，自己还是省省，别咸吃萝卜淡操心了。于是也放了缰绳，任马儿晃晃悠悠地走着，自己闲适地伸伸胳膊、扩扩胸，自得其乐。

岔道口清尘拐了弯，刺竹忍不住喊道：“走错路了！”

清尘根本不予理会，自顾自地走着。

刺竹赶上去一把扯住他缰绳，“进城往那边走。”

“今天进不了城的。明天我带你进城。”

看不懂啊，刺竹的脑袋又一次短路了，“那现在去哪儿？”

清尘盯着他的眼睛，沉声道：“归真寺。”

听了这个答案，刺竹更加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这是他想去的地方，但他只想瞒着清尘去，为的是调查清尘的秘密。可是，面对清尘的坦然，还有他轻易得到的机会，让他觉得这里面玄机重重。

难道清尘看出了他的想法？难道清尘是故意的？不，不应该。

上了昭山，日头已经西斜。

才进山门，便有僧人近前招呼，神色之间甚是熟络。清尘下马，一路穿过操场直入大殿。

大殿之中，身披红色袈裟的僧人背门而立，站在佛前手捻佛珠低声诵经，从后面看个头不高，背影非常厚实。

“师父！”清尘低声喊道。

僧人回过头来，笑着说：“回来了？”

僧人五十开外的年纪，宽额大脸，一双虎眼矍铄，面相却非常和善，举手投足之间，舒缓而利落。

这僧人定然武功了得。刺竹赶紧拱手行礼，“见过师父。”

“这位是？”僧人看清尘一眼。

“他是安王帐下的将军赵刺竹，奉圣上旨意前来给淮王贺寿。”清尘低声说，“秦阶得到消息，不让我带他进城，所以要在寺里借宿一晚。”

僧人点点头，叫来沙弥吩咐了一番。清尘跟着沙弥出去，刺竹落在后面，忽而转过头来，恭声道：“敢问师父，您是净空大师吗？”

站立诵经的僧人回过身来，悠然一笑，“净空大师不见生人。”

很聪慧的师父，我一张口就知道所求。

刺竹顿了顿，轻声说：“末将受安王之托，有一事要面见净空大师密谈。”说罢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请您转交净空大师，如果他还是决定不见我，那就算了。”

僧人缓缓地接过信，沉声道：“吃过晚饭我会给你答复。”

“多谢师父。”刺竹鞠躬行礼，“能否请问师父法号？”

“小僧是归真寺惩戒院管事，法号了因，净空大师是我的师父。”

刺竹又问：“请问现在归真寺住持是哪位高僧？”

“是我师兄了源。你既是安王派来的，我便带你去见他吧。”

夜色清凉如水，刺竹枕着双手躺在理斋园长廊的长凳上，望着天空中的圆月不禁有些怅然。这一趟前来，远没有他想的有收获。到目前为止，得到的答案跟他想要的结果完全是两回事，一个又一个的失望，让他明白不虚此行的可能性已经降到了最低。

刺竹黯然地闭上眼睛，耳边传来一阵清幽的乐声。曲调柔缓，带着无法言状的幽怨，沉浸在月色中，就好像水下摇荡的丝草，撩动着他的心扉，却无法触摸。

他一个激灵坐起身来，细细一听，不是笛子，也不是箫，这是什么乐器？想着不由自主地提起步子，循着声音找去。

银色的月光下，远处大殿金黄色的琉璃瓦依稀可辨。后院近山腰，四下都是屋子，住着的一般是寄住居士和杂工，这个时候农忙，屋子空出来许多。白天都是出奇地安静，到了夜里就如同空寂。

屋舍之上，清尘两手捏着树叶对着月亮，吹得入神。

一阵细碎的响声传来，清尘停止了吹奏，缓缓地回过头来，问道：“见过净空大师了？”

刺竹静静地在旁边坐下，低声说：“一无所获。”

“归真寺不理世事，你不该让他为难，他都那么大年纪了。”

刺竹动了动嘴唇，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抬头望着月亮出神。

清尘猜对了，但是没有猜全，他此行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归真寺出面跟淮王斡旋，目的之二是希望净空大师利用自己的影响，劝说沐广驰归降。其实，他还有一个目的，想通过净空大师打探到清尘的事情，去证实安王的猜想。最后这个目的，清尘是猜不到的，也是让刺竹最感失望的。归真寺是最后一个机会，这里都找不到痕迹，那安王的猜想就再也没有可能存在了。

“想开些。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力就好。”

刺竹吃了一惊，他是在开导自己吗？冷酷的沐清尘嘴里说出这么安慰的话，难道是自己听错了？刺竹呵呵一笑，敛去失落，头枕着手臂躺了下来，轻声说：“没什么想不开的，不是还有明天吗？”

“你呀！”清尘感叹一声，“没什么优点，就是能傻乐……”

清尘话语里有些淡淡的嗔怪，落入刺竹耳中，竟然从心底带起丝丝的轻柔，他定定地看着清尘的侧脸，有些恍惚。

“我说过的，会把你平安地带到淮王跟前。至于见了，你能不能达到目的，我就不管了。”清尘沉声道，“你好自为之吧。”

“我的事不用你操心，你还是好好想想明天怎么进百洲城吧。”

清尘忽然轻轻一笑，得意地说：“你明天安安心心睡个懒觉，到时间我自会

去叫你，然后，自然有人带我们进城。”

好大的口气，看来是胸有成竹。

刺竹淡淡地问：“谁呀？”

清尘一字一顿地说：“淮王妃和依琳郡主。”

刺竹倏地坐了起来，骤然失声，“你说谁？！”

“淮王妃和依琳郡主。”清尘眼里一抹光芒划过，然后看着刺竹静静地笑了，“不杀、不闯，也不托人情，让她们十二分乐意地带着我们，堂堂正正地进入百洲城。”

归真寺里假戏作真唱
百洲城下狐假借虎威

第三十章

人常说，三十岁前睡不醒，三十岁后睡不着。

这个晚上，向来沾床就睡着的刺竹失眠了。不为别的，就为沐清尘。

明天的事情会怎样按照清尘的设想去发展，刺竹没有心思深入地想。他的脑海里，始终盘桓着清尘在屋顶上说的话，“归真寺不理世事，你也不该让他为难，他都那么大年纪了……想开些。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力就好……”

这些话，令他有种错觉，清尘表面上看似冷酷决然，其实心里是个细腻体贴的人。

“你呀，没什么优点，就是能傻乐……”清尘说这话时，他正好看着他的侧脸，在月光的映照下，秀美的轮廓带着梦幻般的清丽。而清尘的语气，感觉像个娇俏温柔的女孩。

一瞬间的怦然心动，随后是长久的恍惚和迷茫。

似女非男……

清尘的长相、神情、性情和行事做派，让刺竹拼命想看清却无法看透。沐清尘有一张倾城的脸，没有不良嗜好，也没有不端言行，可刺竹感觉就是那么怪异。他的一本正经和常年挂在脸上的冷酷，掩盖着心底的鬼灵精怪，跟他的深藏